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徐志摩 著

A i 9c XU ZHIMO ZHU
MeiiaoZha



爱眉小札

真迹手写本

为了追求理想中的真爱，两人历经波折，终于在1926年如愿结合。《爱眉小札》便是徐志摩在1925年8月9日至9月17日的热恋期中，专门为陆小曼写下的一组日记。

A I
M E I
X I A O
U Z H U
A I

1266.5
XZM

徐志摩
著

愛眉小札

真迹手写本

AI MEI XIAO ZHA

1266.5
XZM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眉小札：图文本 / 徐志摩著。—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.4 (2004.1重印)

ISBN 7-5325-3279-8

I . 爱... II . 徐... III . 徐志摩—书信集
IV 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82901 号

爱眉小札

AI MEI XIAO ZHA

著者 / 徐志摩

责任编辑 : 章 行

装帧设计 : 范嶃青

出版发行 : 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上海市瑞金二路 272 号

邮 编 : 200020

经 销 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 刷 :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版 次 : 2003 年 4 月第一版

2004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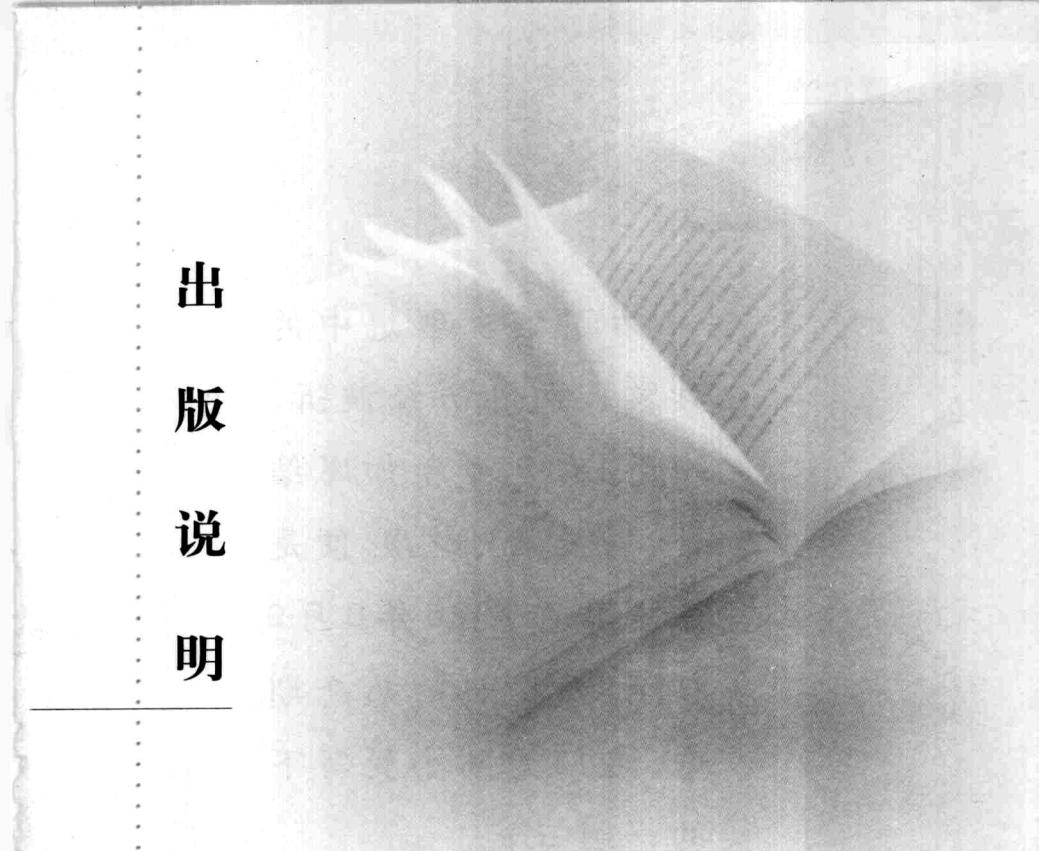
开 本 : 889×1194 1/32

印 张 : 8.5

印 数 : 5,101-7,200

书 号 : ISBN 7-5325-3279-8/I·1577

定 价 : 28.00 元



出 版 说 明

20世纪20年代，著名诗人徐志摩与才女兼美女陆小曼的倾城之恋轰动了中国文坛。徐志摩(1897—1931)，名章垿，初字槱森，后改志摩，浙江海宁人；陆小曼(1903—1965)，名眉，别名小眉、小龙，以小曼名行，江苏武进人。徐志摩早年游学欧美，1922年10月归国后，与胡适等筹建新月社，为“新月诗派”的代表人物，著有诗集《志摩的诗》、《翡冷翠的一夜》、《猛虎集》，散文集《落叶》、《巴黎的鳞爪》，小说集《轮盘》等；又历任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校教授。

真迹手写本

为了追求理想中的真爱，两人历经波折，终于在1926年如愿结合。《爱眉小札》便是徐志摩在1925年8月9日至9月17日的热恋期中，专门为陆小曼写下的一组日记。

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，徐志摩全程陪同，担任翻译，在北京结识了名媛陆小曼，不久即深坠爱河。虽然当时陆小曼已“罗敷有夫”，但为了追求理想中的真爱，两人历经波折，终于在1926年如愿结合。《爱眉小札》便是徐志摩在1925年8月9日至9月17日的热恋期中，专门为陆小曼写下的一组日记。日记原稿用毛笔（间用钢笔）写在古色古香的蓝格10行线装本上，为诗人珍视宝爱之物。

1931年11月19日

日，诗人坠机罹难。1936年，徐氏门人、时任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的赵家璧为纪念恩师，将徐氏日记中“最重要的一部”《爱眉小札》，分别以影印“真迹手写本”（1936年1月版）和“良友文学丛书”铅排本（1936年3月版）的形式出版。“真迹手写本”10开丝线装，用上等连史纸，黑蓝两色套印；它的大小、纸张、封面、版式均与原稿本相同。铅排本布面精装，加护封，小32开，除《爱眉小札》外，还增收了徐志摩1925

年3月3日到6月25日致陆小曼的11封信，以及陆小曼1925年3月11日到7月11日所写的《小曼日记》。

《爱眉小札》“真迹手写本”“限印一百部”，经



真迹手写本

历半个多世纪的沧海桑田，不但原稿早已下落不明，即此仅百部之数的影印本也成了难觅的珍稀之物。“真迹手写本”与一般的排印本相比，很有一些不同之处。首先，手迹本中的不少句子被排印本删除，如8月23日日记中的“很像□□，不知是谁”，9月10日日记的末句“见了我的报告不知作何感想，亥”，9月11日日记中的“又偷给我两个吻”等，在“良友文学丛书”本中均已删落；某些人名也作了进一步的掩饰，如9月9日日记中的“急极时忽然想起了庐隐”，晨光版《志摩日记》中隐其名为“□丫”。即使是后来“编校者曾按一九三六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印行的真迹手写本补缺”的《徐志摩全集》本，虽然补充了大部分内容，但仍有所遗漏，如8月11日记的最后一句“眉呀，你快来伴我死去吧”，“真迹手写本”为：“眉呀，我心肝的眉呀，你快来伴我死去吧！”其次，《爱眉小札》中一些被除去的文句，今日已无法考知其详，然而从“真迹手写本”上那些明显的空行空格处，至少能让我们了解当年影印原稿时，这些地方都被做过遮盖处理，隐去了一些不便公开的人名。



《爱眉小札》 真迹手写本



“真迹手写本”
作为《爱眉小札》亲
笔原稿的直接化
身，保存了它最原
始、最真实的面貌。

或涉及更深层次的感情私语，而排印本或代之以英文字母、“他”、“先生”，或干脆前后接上，消除了这些痕迹。第三，在“真迹手写本”中原有个别地方作者未曾定稿、尚拟修改，如9月17日所记的一首诗中，在“这就是有名的满菊隆”一句的“菊隆”左侧，注有“家弄”两字；“这年头活着不易，这年头活着不易”一句的前一个“活着”旁，括弧内注着“死”字，后一个“活着”旁，括弧内注着“做人”两字，到了排印本上，“满菊隆”径作“满家弄”，“这年头活着不易，这年头活着不易”直接写定，且没有任何反映原稿状况的说明文字。从上述情况可知，“真迹手写本”作为《爱眉小札》亲笔原稿的直

札 手 写 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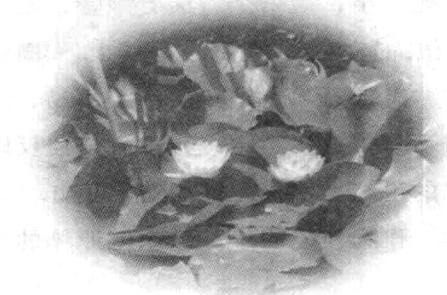
真迹手写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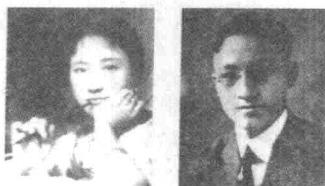
接化身，保存了它最原始、最真实的面貌。

本社编辑出版的插图本《爱眉小札》，以“真迹手写本”作底本，空格处用□替代，有待斟酌的旁注从字侧移至字后的〔 〕内，明显的漏字在〔 〕中补正，通假、异体字一律统一为通行的正字；另附录《志摩日记的一页》(摘自1925年12月日记的残稿，原载于1932年6月5日《独立评论》第3号)、《眉轩琐语》(1926年8月至1927年4月20日的日记，原载于1947年3月晨光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《志摩日记》)、《致小曼书信》(1925年3月3日至6月25日的11封信，原载于“良友文学丛书”本《爱眉小札》；1925年6月26日至1931年10月29日的55封信，原载于1983年10月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徐志摩全集》)。这本集子用前后连贯的、最接近于生活实况的日记、书信，表现了徐、陆这段蚀骨铭心的爱的全过程；里面有优美的文辞，有凝固了流逝岁月的瞬间的珍贵图像，更充溢着爱怨交织的相思，酸甜苦辣兼具的爱情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2003年3月





— 目 录 —



出版说明

1

爱眉小札

1

附录一／志摩日记的一页

77

附录二／眉轩琐语

81

附录三／致眉书信

97

愛
肩
少
札

八月九日起日札

幸福还不是不可能的
今天早上的时刻，过得甜极了。我只要你，有你我就忘却一切，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了，因为我什么都有了。
与你在一起没有第三人时，我最乐。坐着谈也好，走道也好，上街买东西也好。厂甸我何尝没有去过，但哪有今天那样的甜法。爱是甘草，这苦的世界有了它就好上口了。

眉，你真玲珑，你真活泼，你真像一条小龙。

我爱你朴素，不爱你奢华。你穿上一件蓝布袍，你的眉目间就有一种特异的光彩，我看了心里就觉着不可名状的欢喜。朴素是真的高贵。你穿戴齐整的时候当然是好看，但那好看是寻常的，人人

名 位 在 手 流 传 真 情 你 一 直 在 我

文系 八月九日起日札

真迹手写本

都认得的，素服时的眉，有我独到的领略。

“玩人丧德，玩物丧志”，这话确有道理。

我恨的是庸凡，平常，琐细，俗；我爱个性的表现。

我的胸膛并不大，决计装不下整个或是甚至部分的宇宙。我的心河也不够深，常常有露底的忧愁。我即使小有才，决计不是天生的，我信是勉强来的，所以每回我写什么多少总是难产，我唯一的靠傍是霎那间的灵通。我不能没有心的平安，眉，只有你能给我心的平安。在你完全的蜜甜的高贵的爱里，我享受无上的心与灵的平安。

凡事开不得头，开了头便有重复，甚至成习惯的倾向。在恋中人也得提防小漏缝儿，小缝儿会变大窟窿，那就糟了。我见过两相爱的人因为小事情误会斗口，结果只有损失，没有利益。我们家乡俗谚有“一天相骂十八

没有一个灵性不是
深奥的；要懂得，真认
识一个灵性，是一辈子
的工作。这工夫愈下愈
有味，像逛山似的，唯
恐进得不深。朴素是真
的高贵。



作画时的陆小曼

真迹手写本

头，夜夜睡在一横头”，意思说是好夫妻也免不了吵。我可不信，我信合理的生活，动机是爱，知识是南针；爱的生活也不能纯粹靠感情，彼此的了解是不可少的。爱是帮助了解的力，了解是爱的成熟，最高的了解是灵魂的化合，那是爱的圆满功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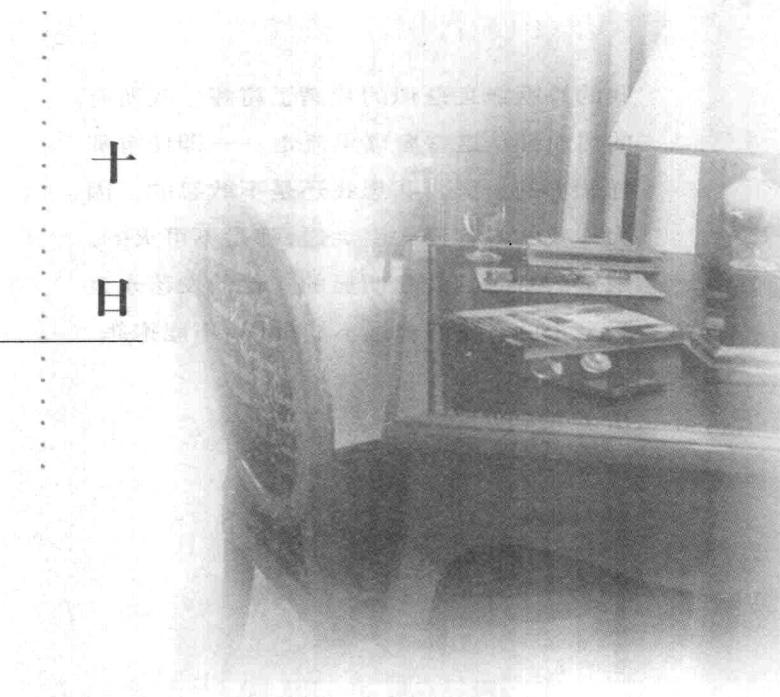
没有一个灵性不是深奥的，要懂得，真认识一个灵性，是一辈子的工作。这工夫愈下愈有味，像逛山似的，唯恐进得不深。

眉，你今天说想到乡间去过活，我听了顶欢喜，可是你得准备吃苦。总有一天我引你到一个地方，使你完全转变你的思想与生活的习惯。你这孩子其实是太娇养惯了！我今天想起丹农雪乌的“死的胜利”的结局；但中国人，那配！眉，你我从今起对爱的生活负有做到他十全的义务。我们应得努力。眉，你怕死吗？眉，你怕活吗？活比死难得多！眉，老实说，你的生活一天不改变，我一天不得放心。但北京就是阻碍你新生命的一个大原因，因此我不免发愁。

我从前的束缚是完全靠理性解开的；我不信你的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。万事只要自己决心；决心与成功间的是最短的距离。

往往一个人最不愿意听的话，是他最应得听的话。

十
日



我六时就醒了，一醒就想你来〔电〕话，现在九时半了，难道你还不曾起身，我等急了。

我有一个心，我有一个头，我心动的时候，头也是动的。

我真应得谢天：我在这一辈子里，本来自分已是陈死人，竟然还能尝着生活的甜味，曾经享受过最完全、最奢侈的时辰，我从此是一个富人，再没有抱怨的口实，我已经知足。这时候，天坍了下来，地陷了下去，霹雳种在我的身上，我再也不怕死，不愁死，我满心只是感谢。即使眉你有一天（恕我这不可能的设想）心换了样，停止了爱我，那时